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八年。戊午。十月。甲辰。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所有

內定章程。臣何桂清。自到上海以來。屢飭藩臬兩司。於商辦稅則之時。設法引透。無如該夷總謂縱能免稅。亦難罷棄條約。即臣桂良等。屢奉

聖訓諄嚴。亦曾密令隨員將

內定辦法。從旁探詢。實屬難行。令人無計可施。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亦皆焦急萬分。雖已精疲力竭。仍藉稅則。故意

廷宕○與該夷早夜糾纏○總期能去一款○即少一款之患○乃
該夷持之甚堅○難以得手○即駐京一節○且以奉到
硃批○業經奏明伊國君主○不能更動為詞○臣等於拜摺後○接據該
夷照覆○另錄恭呈
御覽○察其詭計○即能不長住京師○而隨時往來四字○未肯改去○且
必須擇一與彼有益之處○始可相抵○說至再四○方可得通
此一線○尚非十分允許○臣等晝夜思維○悉心商酌○總緣中
國多事之秋○只可暫為羈縻○俟連年多收稅課○即以該夷
之財○制該夷之命○庶幾不致受虧○果然省得駐京○則以後
一切○均歸上海商辦○可否

欽派大臣。董率大員。漸馴其性。不過多費心機。使其從容就範。較

之一朝決裂。不可收拾者。大相徑庭。目下夷性未馴。甚難

駕馭。實非臣等怯懦。希圖省事。欲為將就了結之謀。益深

恐禍機莫測。釀成兵端。轉致上煩

聖慮。現在上海大輪兵船。業已不少。而自天津議和以來。夷心疑

信參半。不於此時調停妥當。開年二月以後。設該夷又啟

戎心。雖津門海口。準備已齊。一經用武。此後更難講和。軍

家勝負靡常。若非兵精餉足。僅欲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兵

威稍挫。更恐難以為情。且海運正當其時。無論天津上海。

何處用兵。辦理諸多掣肘。即不在天津而在上海。則蘇州

鎮江。均屬可慮。現在夷情甚為浮動。臣等必當小心謹慎。妥籌辦法。萬不敢即時令其決裂。有礙大局。其駐京一節。擬即備文照會。務令消弭。至於廣東省城。亦必委宛商量。獨其奏日退還。其長江設立馬頭。與內地遊行兩款。但能有法可施。無論如何為難。均須逐層妥辦。惟咈國夷酋。已於二十日回滬。昨聞委員探報。咪咈三國夷酋。忽有駕船同赴漢口之信。咪酋額爾金。前已有欲往漢口先看地方之語。故於前摺聲明。今又突有三國同往之說。不敢不據實陳奏。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瀝陳夷情。並辦理棘手情形一摺。總以夷人不肯罷棄條約為言。在該夷自不肯輕棄前議。原欲桂良等竭力設法。以圖補救。乃歷次奏報。於內定辦法。業已置之不論。而此次摺內。竟併駐京一節。亦有不能挽回之勢。然則朕派桂良等前往上海。又命何桂清會同商辦。豈真專為稅則計耶。桂良等接奉疊次嚴諭。既知惶悚。尚非全無天良。不過希圖了事。不知目前兵端。固不可開。將來後患。豈不可慮。所謂以該夷之財。制該夷之命。不過徒託空談。豈能確有把握。總須將前諭四事。盡力挽回。即不能照內定辦法。亦可勉從所請。若徒事作難。必欲邀朕允許。然後將就了局。一奏塞責。試思桂良等在津

濫許該夷所求之事。據奏。原思日後挽回。若至今仍無補救。不獨無顏對朕。其何以對天下。何桂清身任封圻。特命會辦要事。而堅執己見。竟於國計無裨。桂良等隨同附和。牢不可破。清夜捫心。亦當自愧。前據奏稱。該夷哱嗉囒。尚肯為我出力。何以此時並未見其相助說合。即前在天津所覓內線黃姓諸人。桂良等所恃為轉圜者。何奏報中未見提及。如果似此情形。桂良等亦何所恃而輕許於前耶。至該夷欲赴漢口。尤須力為阻止。此時沿江賊船充斥。若夷船誤被損傷。中國豈能任咎。若因夷船經過。而我水師停兵相讓。設或賊船跟蹤直上。豈不攪我長江大局。該夷既真心和好。豈有不可理諭。著桂良等。剴切正之為

要。迭次批示之後。本已無可再諭。朕不惜諄諄告誡。尚冀桂良等盡心圖維。以全大局。當此國家多難之時。盡一分心力即為天下消一分禍患。桂良等受恩深重。身在局中。責有攸歸。朕不能再為曲諒也。

丙午。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目下稅則雖已辦有眉目。而所以遲遲不定者。原欲藉此為商酌條約之計耳。無如夷性犬羊。雖經飭令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等設法開導。又經臣等備文照會。誠難破其愚惑。臣等體

察夷情。自天津議和以來。其心將信將疑。防我之念。幾已無微不至。此時若仍事事將就。則後來貽患。固屬無窮。若稍露羈縻之形。又恐禍起目前。實深可慮。臣何桂清所以率同藩司王有齡。星夜趕來上海者。正為夷性未馴。防其變生不測故也。目前揚城復陷。江北軍情萬分緊急。據臣張國樑已帶兵渡江。大江南北。軍情日緊一日。臣何桂清與臣桂良等再四商量。勢難強留。即擬於二十五日申刻。飛棹回蘇。與撫臣趙德轍商酌一切。即行折回常州。察看情形。再定進止。臣桂良等因夷務正當喫緊。萬不敢稍涉鬆動。設該夷謂稅則已定。不肯久留。一旦揚帆竟去。貽誤

匪輕。再四斟酌。惟有暫留滬司王有齡。仍在上海。與薛煥

等。趕緊想法。力圖補救。

硃批。知道了。該督既可離滬。王有齡何不可離。明係該員事事把

持。總恐他人收效。況該督司此次辦理夷務。獨存成見。不准他

人入手。殊屬膽大。桂良等甘為其指使。更不可解。況此摺鋪敘

粵捻各逆情形。於夷務不過寥寥數語。又未能將節經訓諭之

四層。逐款籌辦。該督此次任意之所欲為。一發莫遏。是以視朕

旨如弁髦。罪有浮於耆英者。

辛亥。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稱夷務為我

朝二百餘年來第一大患。臣受

恩深重。雖尋常公事。尚不敢稍涉偏私。而況安危所繫如夷務者乎。自上年粵東有事。臣即憂之。至本年正月。該夷前來上海。投遞照會。有請

欽差大臣於二月十七日上海會議之約。所求尚不甚奢。並有不蒙允准。即赴天津。為所欲為之語。故於黃宗漢道出常州時。痛哭挽留。即在上海辦理。以冀稍分

宵旰之憂。蓋自五口通商以後。如果駕馭得宜。本可相安無事。惟因夷酋不能進廣東省城。與

欽差大臣會晤。遂起釁端。伏而未發者已及十年。迨軍興以來我多事。大起戎心。屢次直入長江。察看洪逆等動靜。後有

味商喀𠺕者。以洪逆並無五倫。亦無刑政。不足與言。改圖
就我。呈請入江助勦。准其在松江設立馬頭。又請查照道
光年間通商章程。酌改稅則。皆經前撫臣吉爾杭阿奏明
有案。查道光年間。在江甯所定者。謂之萬年和約。係一成
不變之件。在廣東所定者。謂之通商章程。載明十二年後
酌量更改。歷來辦理夷務諸臣。但知有萬年和約之名。而
未見其文。以致誤將通商章程作為萬年和約。徒以口舌
爭辯。凡有奏請事件。均不能明晰聲敘。欽奉寄
諭。又不敢宣露。該夷初以為諸臣不將其委曲上
聞。積疑已深。迨陷廣州。必將文卷擄去。從前辦法。皆為其所窺破。

若任其前赴天津○而奉

命查辦之大臣○皆係事未涉手者○設或考究未詳○必更為所挾持○無所忌憚○黃宗漢籍隸福建○曾任浙江巡撫○廣東道員○當知其詳○不難迎刃而解也○乃未遂所願○鑄成此錯○頓啟該夷駐京之心○以為事事可與

大皇帝面決○則中外 臣工無所施其技矣○臣竊見天津所定之件○駐京條內所比之國○所定之禮○心如刀絞○桂良等因其洶洶之勢○偪近畿輔○不能不將就奏請

依議○以為退兵之計○而欲罷其議○為一勞永逸之謀○斷非口舌能爭○亦非徼利能動○必得用兵方可○而用兵宜先操必勝之

權。今年挫其鋒。明年必有大衆。連勝三年。處處有備。方能
術黄聽命。而以時勢觀之。内寇方熾。民困未蘇。水師尤為
不練。似應待時而動。方出萬全。至我之虚實動靜。必有漢
奸四處。為之探聽消息。故自該夷回抵上海以後。臣即飭
臬司薛煥。一面嚴查漢奸。一面設法羈縻。三月之久。幸未
北駛者。因上海辦法。無漢奸為之送信也。迨桂良等先後
到滬。臣即力言徑赴上海。與該酋會晤。示以不疑。本可遠
駐松江。轉示以弱。又發令箭。嚴拏漢奸。使之無從窺我底
蘊。非敢為孤注之擲。實因不如此不足以彰
國威而定民心也。惟該夷雖失所恃。桀驁之態。較之在天津

時。已不相同。而其堅執條約之心。仍復牢不可破。臣與桂
良等。和衷熟商。隨機開導。又已兩月。適當軍情萬緊。變端
莫測。臣不能不先其所急。遵
旨折回常州。再定進止。仍飭藩司王有齡暫留上海。隨同桂良等
設法辦理。儻不能事事如願相償。而以勢處萬難。桂良等
亦不能不就其力能挽回者。去其已甚。開列進呈。可否仰
懇
天恩。俯賜允准。以免登時決裂。恭候
聖裁。如尚有未便
准行之處。則非勒不可。而此時仍宜不動聲色。使之不疑。我則先

將天津海口水陸豫備齊全。臣必竭力籌畫。稍助軍餉。俟其來年赴北換約之時。聚而殲之。但該事體重大。非徒尚意氣。及空談經濟而無實用者所能任事。亦非一二人所能挽回。伏乞

皇上廣求賢良。其經濟學問。實已見諸施行。著有成效者。置諸

朝右。然後中外同心。協力維持。方能萬全無弊。否則一誤再誤。必致不可收拾而後止。臣迭奉

嚴諭。惶悚之餘。猶敢再獻芻蕘。以備

採擇者。實

主聖而後臣直也。儻荷

聖恩。准臣俟軍務稍定。即由赴

闕廷。瞻覲

天顏。俾得面陳一切。藉伸犬馬戀

主之忱。則幸甚矣。

硃批。與惠親王等同看。此摺頗有關係。着悉心商酌。昨日惠親王面奏辦法。事屬可行。朕思遲則有變。莫若先發以制。

諭軍機大臣等。夷務辦法。自桂良等到上海後。朕於奏報內。業經疊次批示。本已無可再諭。本日據何桂清奏。司抵常州。復將夷務棘手情形。縷晰陳奏。當此時事艱難。該大臣等受朕深恩。諒不敢竟昧天良。希圖遷就了事。但權衡時勢。不但派員駐京。必

須極力挽回。即內江通商。及內地遊行。賠繳兵費。退還廣東省城各要件。貽害甚大。均不可不設法阻止。桂良等專辦夷務。固屬無可卸責。即何桂清身任地方大吏。受此委任。亦當力圖補救。所有辦法。著仍遵前旨。將此四事婉為轉圜。與其稱兵於日後。不如消患於目前。現議稅則。該夷必有利益可沾。即可從此措手。不至即行決裂。四事若有轉圜。其餘照天津及上海現定各款辦法。該夷若誠心永遠和好。則去此四件。必能長保無事也。至該夷之意。本欲移欽差於上海。如果說定時。四事消弭。桂良等。即可允其將欽差移至上海。專辦通商事務。以後各國如有商辦之事。即在上海商辦。廣東仍照舊通商。俟該夷退出省

誠後○由兩廣總督妥定章程○不致民夷爭鬭○儻諸事定議後夷船再至天津○即為背約○不能如今年相待○但此時大局未定○切不可叅為宣露○桂良等當存之於心○屆時再與宣說○如該夷回帆時○不與說明○轉瞬明春○夷船復至天津○惟桂良等是問○至何桂清奏稱○各處遊行○雖不能禁止○亦當嚴定章程○以資約束○但恐既許遊行○即無從限制○此時朕既肯毋庸拘泥內定辦法○該大臣等○必當各失忠誠○竭力挽回○為國計民生○豫籌久遠之策○諒桂良等○亦必能仰體朕心也○

何桂清又奏○咸豐四年二月○前任蘇松太道吳健彰○所雇金敦師船○碰損咪夷馬眉亞商船一隻○當據該夷商稟道

索賠○約估修費○不過洋銀三四百圓○嗣由該夷領事官○照
會吳健彰○議賠洋銀三千圓○仍令華夷各船主自行清理
在案○忽於本年九月二十日○蘇松太道○接到咪酋照會○內
稱○前道允賠已久○因庫項支絀○未經交收○每日須加利洋
銀二百五十圓○從四年二月三十日起○至今該息銀若干○
必得迅日了結○否則即將關稅扣抵○務使本利全清等語○
現在已由吳健彰○查明華夷各船主下落○妥為辦理矣○查
以船主應賠之款○而索之於官○已非情理○約估修費○不過
洋銀三四百圓○而索賠至三千圓○又須每日加利洋銀二
百五十圓○迄今已四年零七箇月○竟須利洋銀至四十一

萬二千餘圓之多。更屬匪夷所思。假使海關質有浮收情
事。更不知其如何設法矣。是以前奉
諭密查各夷賠累喫虧之處。臣未敢宣露者。恐啟其不可收拾之
憑空要求也。至中外交涉事件。有不能憑律例以決斷者。
全恃條約以爲範圍。若不收其關稅。則與萬年和約及廣
東有原定舊章不符。一事廢則百事俱廢。天津之條約又
作罷論。真可任其爲所欲爲矣。如欲與之另定章程。該夷
又將藉口於萬年和約亦已廢棄。毋庸再議。就撫之憑據
毫無。更難措手。此係就夷務論夷務。而未及民情商情軍
情也。桂良等一到江蘇。即恍然大悟。正思設法補救。又欲

先將長駐京城一事。無論如何為難。總求挽回。以慰聖懷。至商民利柄。亦必當收回。庶江浙閩廣億兆生靈。衣食有資。不致另啟亂萌。關稅則不增不減。聊以接濟時艱。其各處遊行。雖不能禁止。亦當嚴定章程。以資約束。粵東省城。繳內有期。凡此皆所以尊崇國體。而稽條約以維繫之也。臣與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商揣力量。或尚能為。今軍情大變。安危在於呼吸。臣憂心如焚。實不能再展一籌。現在三國夷商。均在上海。若不迅速了結。飈帆而去。則成了而不了之局。明年春水發生之後。非臣所能意料也。

硃批○覽○

乙卯○湖廣道御史札拉芬奏○前署直隸總督瑞麟奏請復設水師○實為當務之急○業蒙

諭旨准行○惟聞瑞麟交卸督篆之後○此事尚無定議○如招募水兵○建蓋兵房○一切章程○亦無頭緒○事關重大○不宜稍有延誤○相應請

旨○飭下現任直隸總督慶祺○將水師事宜○會同瑞麟○迅速妥議章程○一面招兵布置○現屆冬令○萬不可遲○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僧格林沁等奏稱○提督改駐海口○及加價抽釐等章程○當經分別諭令將添設將弁等事○勘議明確具奏○現

尚未修齊到。而招募水師。尚待操練。至應將所添將弁。擬定章程。使各有統屬。庶新募之衆。可成勁旅。且時令即屆冱寒。建蓋兵房。以資棲止。尤為緊要。著僧格林沁瑞麟慶祺將現募水兵已得若干。將弁應如何派設。及蓋造兵房置造軍裝器械。現在如何辦理。據實具奏。迅速籌辦。毋稍遲誤。

丁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禮部尚書瑞麟。直隸總督慶祺奏。雙港工程將竣時。并僧格林沁復詳加相度。尚須於并僧格林沁營盤內。並健銳營營盤內。添建三丈高礮臺二座。方合機宜。當即趕緊興修。於九月間一律蕆事。海口南

岸礟臺三座○高自三丈至五丈不等○北岸礟臺二座○一高三丈○一高五丈○均經次第興工○豎立樁木○安設礟臺○四周圍築隄牆○沿牆修蓋土窨○密布礟門槍眼○隄外開挖濠溝○並置木柵○聯成巨筏○以扼海口要隘○又於北岸石頭縫地方○添設三丈高礟臺一座○以為後路策應○茲於本月十二日○各項工程○一律告竣○伏查海口南北兩岸○地勢卑窪○工程浩大○經奴才瑞麟○督修搶辦○晝夜趲催○以期迅速成功○茲已工竣○堪慰

宸廑○惟此次海口興築礟臺隄牆等工○趕期蔵事○沿海地多斥鹵○挑挖新土○尚帶潮溼○轉瞬嚴寒○一經結凍○恐不免有酥鹹

情形。來歲春融。所有礮臺營壘。均宜加培灰泥。以防雨水衝刷。再查此項工程。所需物料夫價等項。先後在直隸藩庫借撥銀九萬兩。運庫借撥銀一萬兩。前任長蘆鹽政烏勒洪額等。捐輸銀五萬七千一百五十一兩一錢三分。除雙港動用銀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兩。海口礮臺動用銀八萬九千八十四兩五錢六分。統計用過十三萬六千五百三十四兩五錢六分外。尚存銀二萬六百十六兩五錢七分。擬酌留銀一萬六百十六兩五錢七分。交提督史榮椿接收。以備來春加培灰泥等用。並先歸還直隸藩庫銀一萬兩。其餘借撥銀兩。應由[illegible]慶祺。於釐捐及鹽斤復價項

下○收有成數○陸續解款○其前飭各該州縣採辦椿木○續行捐輸銀兩之官紳商民等應如何獎勵之處○亦由奴才慶祺查明辦理○現在京通兩局銅礮計十六位○雙港營盤安設一萬二千斤重礮二位○一萬斤重礮四位○分運海口一萬二千斤重礮二位○一萬斤重礮六位○五千斤重礮二位○收到捐輸洋鐵礮二十五位○安設雙港六位○運至海口十九位○並奴才瑞麟在海口購買洋鐵礮四位○一併安設○其海口大礮○因新建礮臺○泥土尚溼○未便在礮臺上演設○先就橋上演放完畢○遠近均能有準○已酌量挽上各礮臺分設○以及堤橋礮門等處○派委副將烏志阿等統帶宣化鎮官兵

一千名。協同大沽協官兵妥爲守護。至通州存營官兵礮
位。擬即撤回。并僧格林沁業經札行副都統克興阿統帶
前項官兵。並護送存營礮位。迅即回京。該處營壘。札交文
武妥爲看守。其雙港各營官兵。應俟海河結凌。並山海關
防兵。一併撤回歸伍。以節經費。雙港現設武成永固礮四
位。撤回都城。其雙港營壘撤防後。交天津鎮派兵守護。謹
繪南北兩岸礮臺營壘全圖。恭呈
御覽。再張家口監督崇連捐辦皮貨銀一千一百兩。統計該監督
共捐牛皮二千張。合銀二千二百兩。應請
飭部照例議敘。

諭內閣。僧格林沁。自通州前往天津。辦理海口雙港礮臺。並續建礮臺營牆等項工程。現已一律完竣。念其數月以來。勤勞卓著。著賞給御用巡幸袍一件。巡幸褂一件。即交伊子伯彥訥謨祜齎往天津。交僧格林沁祗領。以示嘉獎。其所帶兵丁。並著酌加更調。俾資休息。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修理雙港海口等處礮臺營牆。一律完竣。酌撤防兵。繪圖呈覽一摺。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及雙港地方。修築礮臺。安設營壘。並置木筏以扼海口要隘。各項工程。已於本月十二日一律告竣。該大臣辦理海防。已逾數月。夙夜辛勤。自應暫行回京。以節勞勤。本日降旨賞給御用巡幸袍

一件。巡幸褂一件。即交伊子伯彥訥謨祜齎往。交僧格林沁祇領。現在各工完竣。該大臣著即來京。所有操練水師。建蓋兵房等事。即交瑞麟。慶祺。妥爲辦理。礮臺分設礮位。著即飭副將烏忠阿等。帶宣化鎮官兵一千名。協同大沽協官兵。小心守護。餘俱著照所議辦理。至所調吉林。黑龍江。察哈爾等處官兵。程途遙遠。未便令其歸伍。此次回京後。應在何處駐劄。著僧格林沁籌議具奏。

辛酉。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日前英咈酋頒

囑僉尚臣等云。若照近日相待之意。將來公事甚好商量。

即咪佛兩國亦皆願永敦和好。本日咪酋列衛廉因公事

照會內。有中華有何需用咪國之處。定當協力襄辦等語。

可見此時夷情。較之天津大不相同。稍堪仰慰硃批此等語如何可信。不過欺罔之詞。以實刻夷則可。

宸廑。惟堅執條約。萬難商改。終夜焦思。迄無善策。

皇上聖恩寬大。責臣等以四事。並非强以所難。儻不能設法消除。

非獨無以卸責。實無以仰對

君父。無如夷情當甫定之秋。辦理甚難著手。必與之明改章程。彼

即指為背約。即如駐京一節。說至再三。方肯不長行居住。

且因此款內有兩或字。原屬未定之詞。彼乃語塞。若再商

他款。勢必不行。臣等與番臬兩司。再四熟商。祇得於無可想法之中。聊為釜底抽薪之法。如該夷入江。欲壞我淮鹽之利。固正課攸關。及商民所得。每年計數千萬。恃以養命者。無數生靈。一旦被其攘奪。商賈彫敝。窮民失業。情形不堪設想。故不待其發端。先與要約明白。不准販運。該夷仍復力爭。說至旬有餘日。乃得慨然許可。現在已將食鹽歸入違禁貨物款內。不准往來裝載。將來設有違禁。亦必隨時嚴辦。以杜外夷侵越之漸。即礮彈等大。一概不准進口。山東登州與牛莊兩處。以豆石豆餅為大宗。向來皆係江浙閩廣商販船戶。運銷於東南各省。其利甚大。此項船隻

共有二千餘號。海運漕糧。藉此承運北上。其倚此為生活計者。不下數千萬人。且等議明豆石豆餅。在牛莊登州兩口者。暎國商船。不准裝載出口。屢向爭論。始得允從。商船從此照舊貿易。不致遏絕衣食。海運漕糧。亦可兌運。實於漕務民生。兩有裨益。前聞該夷載貨數船。向牛莊登州售賣。該處商民。祗肯接濟食物。不肯與之交易。夷商廢然而返。若往來兩次。必自裹足不前。急欲與之計議。彼決不肯聽從。內地遊歷通商一節。議明除京師不准前往外。無論何處。必須體面人。方准該國領事官發給執照。由中國地方官。查明蓋印。以便隨處呈驗。既有稽考。可免夷匪混迹。

身遊歷他方者（硃批：船則傳教，艦則叵測，存），多係傳教之人。本屬例所不禁。今有執照（硃批：即使處處情形，於事何補），轉能體察夷情最悉，繁難苦其累贅（硃批：其其自發相沿其常務也），日久或可不往。凡斯之類。祇好漸次想法，從緩消弭。臣愚以為夷情悅服，通事尚可熟商。夷情乖違，籌辦更難措手。總俟中國兵精餉足，礮利船堅，惟所欲為，何事不堪罷議。為目前計，祇得去其太甚者而已。現在咪唎兩夷，稅則章程，已於初三日議明，咈夷亦於日內可定。因商酌之款，與廣東省城各事，尚未定議，未敢遽行入奏。日前咪唎咈三夷，均有欲入長江之語。經藩司王有齡等示以通商，當待軍務完竣，各該夷均稱此去不過往看地方，並不羈留，亦無他意。及告以沿途

均有賊匪○必過不去○輒云不悔○決不至於滋事（此似不滋事而敢勾通匪等何處）○屢經阻止

去志（不至此耶）甚堅○臣等親向商量○反覆勸諭○至再至三○繼復折以

正論○咈𠲎兩夷○索然氣沮○遵奉開導○不即入江○惟咦夷堅

執不移○無論如何說法○總云不過兩句○折回滬上○再議廣

東之事○臣伏思該夷大輪船隻○出入自如○自三年以來○胃

經往來數次○無從禁止○不若示之不疑○以沿途照料為詞○

趕緊札道派委妥員○持文跟蹤前往○觀其動靜○既據聲稱

二十日內○可以往還○入地生疏○又無貨物貿易○亦斷不能

久留○沿江各督撫○及帶兵將帥○經臣何桂清於得信之初○

已先行飛咨查照○可免驚疑○臣等仍在上海○靜候該夷司

來。商辦廣東之事。並與斟酌各款。藩司王有齡。因漕務及軍餉諸事。萬分緊急。已於初三日星夜回蘇。所有滬上現辦事宜。仍由臣等督同臬司薛煥及隨委各員妥辦。並與督臣何桂清往返函商。

硃批。覽此摺不覺憤悶。尤堪痛恨。汝輩此行。不但不能消弭。反不如原約。直令咦夷輪船入江一行。設若不同。何以處之。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稅則議定。夷性漸馴一摺。覽奏實堪痛恨。已於摺內詳細批示。桂良等接奉後。當知自愧。咦夷輪船。豈容輕令內駛。桂良等輒自允許。猶言示以不疑。朕若力持定見。必欲責令阻止。但恐桂良等既已允許。力不能阻。只可聽其一

行。若回港後。又欲隨意往來。或他國效尤。跟蹤前往。斷不能再聽其便。至鹽所在內地。本各有界限。豈石亦奉天等處貿易大宗。原當定以限制。其遊歷內地。持執照為稽查。焉能周徧。係屬最下之策。朕此時不再加駁斥。不過恐桂良等力有不能。至於決裂耳。並非謂其可以允從也。駐京一節。在該夷不過因廣東道遠。恐下情不能上達。前次寄諭。准其將欽差移至上海。正可以此為詞。罷其駐京之議。若仍准其隨時往來。豈能日久相安。並著俟該夷回帆時。與之言明。若至天津。我兵即先開礮。使其有所顧忌。不至再逞詭謀。其廣東省城退出。則該處民人不致與該夷為難。並可閉艙貿易。實屬彼此有益。該夷回來。欲議此

事。即著由爲開導。俾有轉機。凡此數端。皆非無可措詞。總在

桂良等激發天良。力任其難。能罷去一事。即免一事之貽害。若

徒以釜底抽薪爲詞。而實則於事無補救。桂良等其何顏以對

朕耶。

壬戌。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據木哩斐岳

福文稱有咨送亞業雅福斯奇公文一件。派那克里玉多

福等面交。請照定例。令其迅速行走。並照天津立定章程。

派往之官兵。一切路費。照例給領。並差瑪兩爾前來。有面

傳要話等語。查天津如何定立章程。本處無憑查覈。謹遵

前奉

諭旨。准其來使進京。派委協理台吉等護送。於十月初五日由驛

進京。其路費給價。已遵

旨面飭該克。毋庸付給。又據瑪爾噶尼言及。自咦咈蘭入廣東買賣

均已罷市。其入天津。僅帶人幾及千名。若非晉提雅廷到津。

咦夷必入京師。若非木哩斐岳幅。派兵定明黑龍江界址。

已入貴國境內。此皆晉提雅廷勸阻之力。至俄國大臣。

大皇帝賞給銅丸。中國大臣。俄國給與執照。於兩國大有裨益。其

使臣進京。不令多帶從人。以免擾累。以上各情。均請京師

大部。與巫業羅幅斯奇商定等語。此次瑪爾噶爾來至庫倫。

謹遵前次

諭旨。諭以向無賞給鋼支。領受執照之例。瑪爾又稱。雖經部駁
若允所請。別國畏我兩國和好。愈為有益。查俄夷性本狡
猾。難保不無藉端。所有瑪爾面稟之話。全行鈔錄咨送
軍機處備查。嗣後俄夷如再派人赴京。可否仍照此次。一
面由驛護送。一面具摺奏
聞之處。伏乞
訓示。所有准其那克哩玉多爾來京之處。已咨覆固畢爾那托爾。
並照舊賞給瑪爾爾緞疋瓶茶等物。令其旋回。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派員護送俄羅斯使臣進京。
並將俄羅斯瑪爾爾面稟各條。鈔錄呈閱一摺。覽奏均悉。本年

四月。㖌咈二夷。滋擾天津時。因俄夷使臣普提雅廷言㖌咈二國前來。並無惡意。欲代為講和。是以未先開礮。不料該使臣未能為力。㖌咈二夷。竟先開礮。以致官兵挫失。今該國轉以天津之事居功。任意誇張。斷不可信。此次該國遣使進京。知已啟程。嗣後儻再有人前來。如係尋常事件。該大臣即向該夷詢明商辦。再行具奏。儻稱有緊要之事。准照此次一面馳奏。一面派員伴送來京。至該大臣遞到俄羅斯瑪雨爾面稟各條。俟該使臣那克哩玉多幅到京時。再由理藩院與玉葉羅幅斯奇會同商辦可也。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禮部尚書瑞麟。直隸總督慶祺

奏。查南北兩岸。各建礮臺三座。現設水師兵三千名。每礮臺擬駐兵四百名。又各匠役字識等兵。北岸擬設二百名。南岸為提鎮操兵駐劄之處。事務較繁。應設四百名。至管轄員弁。南北兩岸。擬設遊擊都司守備等官共六員。分駐六礮臺。又每礮臺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經制外委二員。額外外委四員。隨營操防。查海口大沽兩臺原設有都司二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六員。應即抵補。尚須撥添遊都守以及千總等官七員。已在於通省兩翼營分量為抽調。俟酌擬妥協。另行具奏。經制外委等弁。即於本鎮各營分別改撥考拔。以上兩岸官兵。歸大沽協副將管轄。天

津鎮總兵統轄。其兵數。除海口大沽兩營。原設一千六百餘名。應添募新兵一千三百餘名。現已招募五百餘名。由提鎮督飭上緊練習。尚少兵七百餘名。因大沽本地不敷挑選。現已各處招募。務擇其年力精壯者。趕緊募補足數。舊存額兵。詳加考驗。裁汰老弱。隨時更換。應給餉需。水師應較陸路稍優。擬均照馬兵口糧銀數。在於捐輸項下支給。並仿照健銳等營操賞工費章程。量為變通。以擡鎗鳥鎗。作為考驗應習之技。再能放礮有準。加給工費銀五錢。善識水性。能藏身水內者。加給工費銀五錢。又能於鳥鎗上頭演習純熟。交鋒時可抵長矛者。加工費銀五錢。又如

長矛腰刀各項雜技○習演出眾者○每一技加給工費銀一錢○似此層層加賞○庶足以鼓勵戎行○雙港現設營盤九座○擬於天津郡城各營內○共派兵二百名○前往分駐巡防○至應建兵房○時交冬令○不克興工○現將礮臺所餘木料○儘留備用○一俟開春○即行趕辦○至現募兵丁○即可於新築礮臺左右土營內暫住○如不敷用○再行搭蓋窩棚○以資棲止○添設兵丁○即應添置器械○本年海口各營器械○又多損失○現經分別製備○不致遲誤○

硃批○知道了○

僧格林沁又奏○現在北塘礮臺○奴才尚未親身履勘○擬於拜

摺後。帶同隨營翼長等。即行遵

旨起程。繞赴北塘查勘該處礮臺。順路至通州鑄礮局查閱畢。由

通州回京覆

命。

硃批。知道了。

甲子。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

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夷船入江情形。已於前摺聲敘

明晰。該夷此時自行入口。即誤有損傷。亦不能怨及中國。

況經英等與彼言明。更無異說。賊船跟蹤一節。似可無慮。

夷雖犬羊性成。尚知顧忌。如可與賊聯絡。早已通同作弊。

其所以必入長江者。實為將來設立馬頭。希圖利益起見。

並非別有他意。似堪共信。奴才桂良。花沙納前在天津。因值

萬分危急之時。不得已代該夷乞

恩。原不過欲為退兵之計。及該夷必候

旨允准。方肯退出海口。奴才等實已計窮。此番特奉

恩命。來至江蘇。辦理稅則。正可將失之東隅者。收之桑榆。豈敢視

同膈膜。誠如

聖諭所云。派桂良等前往上海。又命何桂清會同商辦。豈真專為

稅則計耶。若僅希圖了事。實非奴才等所敢居心。迨行抵常

州。接見督臣何桂清。即以

內定章程。實難照辦。向奴才等言及。奴才等亦甚覺其堅執己見。

然當時會銜具奏。即照督臣所議。及奴才桂良。花沙納。同船

後。私自商量。且俟到上海後。查看情形如何。再為據實直

陳。請

旨遵辦。嗣因到滬。明探暗訪。方知縱能免稅。亦難罷棄條約。故未

敢遽行宣露。誠恐稅課全免。仍於大局無濟。更覺失算。且

細體督臣現所商辦之意。尚屬周妥。至藩司王有齡。此番

來滬。實係奴才等公同函囑前來。前月督臣回常。該司亦急

欲還蘇。奴才等因諸務尚無眉目。仍留數日。茲奉

嚴切訓諭。不敢不據實直陳。臬司薛焕前因奉到

諭旨。令其羈縻夷人。在滬等候。該司因駐京一層。最關緊要。當向

哮唻嘓等。以京師土多風大。地凍天寒。與在京交出查辦

之件。較之由督撫奏請者。更稽時日等詞。旁敲側擊。意欲

令該夷廢然思返。哮唻嘓等。當以業經奏明君主。恐難設

法為詞。目下夷情雖漸馴服。均稱願敦和好。而一議及條

款。即以背約為疑。所有奉

旨諄諭四層。自當逐款商辦。能否如願。實難懸揣。其四事之外。凡

有貽害甚大者。亦必隨機應變。設法消弭。誠如

聖諭所云。盡一分心力。即為天下消一分禍害。唉爾自入江後。尚

無消息○據云過二十日即回○計月內可以旋滬○日來與咈夷商議稅則○兼及廣東之事○該夷大約不能作主○仍須咦商回來○方可定議○黃仲畬亦在上海○奴才等初猶疑其躲避○嗣見黃宗漢摺內言及該員現在廣東○用五品頂帶○在外酬應○方信其實已回粵○梁植現在上海○日前阻止咪夷毋入內江○伊亦從旁傳話○奴才等私心揣度○儻能使夷情日馴○則目前可免另生枝節○將來辦理得手○然後從緩想法○漸除後患○似更妥協○總須兵精餉足○

國勢強壯○方可布置一勞永逸也○

硃批○知道了○

丁卯。伊犂將軍札拉芬奏。俄夷帶領隨從二十七名。行抵伊犂。送給夷酋羊酒等物。該酋欣然領受。嗣據該委員等稟稱。該酋現駐夷圍。察看水勢情形。因見圍所器具等件。代為收存。毫無損失。甚為感激。屢向該委員等。求懇入署謁見。面申謝悃。因其情詞懇切。未便阻其求見之誠。隨會同領隊大臣等。約其入署。待以客禮。該酋言貌甚恭。尚屬馴順。惟夷圍偪近河干。其房間有被水沖塌者。該酋曾與委員等言及。將來尚須改修。俟擇定地基。擬即同圍派員前來。自行蓋造。夷酋抵伊犂。曾分送食物。堅求收受。擬俟該夷啟程時。備禮回送。合併聲明。

硃批○知道了○

庚午○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奉

旨轉諭四事內○不准長駐京城○雖經定議○而內江通商○內地遊行二事○僅止釜底抽薪○能否再事轉圜○仍當會商辦理○其繳還廣東省城○亦應迅速定議○四事之外○有關於

國計民生者○除已設法消弭外○凡屬力所能為○見所能及○仍必知無不言○以備桂良等集思廣益之用○再臣陳奏別項事件○有牽涉現在夷務者○皆以稅則二字代之○以便照例咨行○免滋該夷口實○

硃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三

咸豐八年。戊午。十一月。癸酉。

欽差大臣和春奏。前准何桂清密咨。風聞唉咪唏三國。有派船前赴漢口。查看情形之說。臣等恐其另有別情。當經密飭水營鎮將。授以機宜。揚言將調火輪兵船。入江助勦等語。並傳知上海來江輪船。一體防範。并以窺探情形。隨時稟報去後。旋據總兵周希濂。及鎮江道府等。先後稟報。十月十五日申刻。金陵江邊陸營。見有輪船五隻。緩緩而行。將近下關。我處紅單各船。即張帆作為會攻之勢。逆匪瞭見。遂開大礮轟擊輪船。該夷亦開礮還擊。火器互攻。甚為稠密。

約一時許。夷船即齊泊上駛。十六日卯刻。仍復駛回下關九洑洲一帶。靠近江岸。迭施大礮炸彈。環轟賊壘。我師上下游紅單戰船。亦與合勢。約兩時許。該逆未曾還礮。夷船五隻。駛往上游而去。我師亦即收帆。探知兩日之戰。夷人炸彈火箭。有射進賊營者。亦有越過與不及者。逆營匪黨賊斃約數十人。其礮臺船隻。皆有燬壞。夷船桅艙及煙筒。損壞數處。夷人亦有傷亡。接仗後夷船如飛西駛。

硃批。知道了。

甲戌。禮部尚書瑞麟直隸總督慶祺奏。查大沽海口兩營。原設有都司二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六員。現擬撥

添遊擊都司守備等官三員。原設兵額一千六百餘名。應添募新兵一千三百餘名。前已招募五百餘名。尚少七百餘名。奴才等公同商酌。南北兩岸。共設礮臺六座。南岸南礮臺。應設遊擊一員。查有舊沽營遊擊。堪以裁移。改為前右營遊擊。督兵駐守。中礮臺作為中右營。即以大沽協左營都司駐守。老礮臺作為後右營。即以大沽協右營都司駐守。北岸土礮臺。查有葦華城都司。堪以裁移。改為前左營都司。督兵駐守。瓶礮臺。查有三河營都司。堪以裁移。改為中左營都司。督兵駐守。石頭縫礮臺作為後左營。即以海口營守備駐守。以上原設三員。裁改者三員。其裁改三員

内。黃華城。實任都司撥長營隨缺移赴新任。此外移改之遊擊一缺。都司一缺。遴委妥員先行試署。其應添之千總把總外委等缺。酌量改撥。報部查覈。至裁缺之葛沽三河黃華城等處營務。應歸何員管轄。並改撥員缺。如有應行變通之處。著慶祺隨時籌議。奏明辦理。南北兩岸官兵。現今分別布置。所有前任直隸總督譚廷襄奏請移改弁兵之處。應毋庸議。此次添募新兵。現於各處續行招募足數。交提督史榮椿署天津鎮總兵湯蘇認真訓練。一面趕緊添蓋窩棚。俾資棲止。舊存額兵。如裁汰老弱。隨時募補。至宣化鎮官兵一千名。前因招募新兵未齊。經僧格林沁派

令副將烏忠阿帶赴海口守護砲臺現在添募新兵業經足數應將宣化鎮官兵裁撤即交烏忠阿統帶起程各令歸伍以節經費前經遣撤之雙港各營官兵自十月二十日為始分作六起起程暨瑞麟即督隨後起官兵回京

硃批近已面諭明歲海防仍責成僧格林沁督辦此摺著僧格林沁察覈具奏

乙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查尚書瑞麟直隸總督臣慶祺具奏撥添海口將弁並招募水師足數一摺據該大臣奏稱葛沽營遊擊鞏華城都司三河營都司均堪裁移並

大沽協海口營都守分駐各礮臺。其應添之千總把總外委等弁。均酌量改撥等語。所議均屬妥協。查海口原設兵一千六百餘名。新募兵一千三百餘名。合計有兵三千名。在南北兩岸礮臺。可資守衛。伏思大沽海口。南至山東地界二百餘里。東至山海關六百餘里。地方甚為遼闊。難處處設防。其扼要處所。亦應嚴密布置。所有未盡周備之處。容俟明春等到津後。與直隸督臣慶祺再為詳細籌畫。隨時具奏。明歲酌調官兵前往防守。等現調撥吉林黑龍江官兵各一千名。哲里木。昭烏達。官兵各一千名。察哈爾官兵一千名。共馬隊五千名。應請

敕下各該處。於明年二月內。一併到防。並酌帶京旗官兵二千名。以資調撥。惟需用經費不貲。本年津郡雖已辦理釐捐暨斤價。誠恐仍不敷用。併請

敕下戶部。直隸總督。豫為籌備。

諭內閣。前據瑞麟、慶祺奏。擬添撥海口將弁事宜一摺。當交僧格林沁察覈具奏。茲據查明裁移分駐之處。均尚妥協。著照所請。所有天津海口。應添設前右營遊擊一員。著即以葛沽營遊擊裁移改駐。大沽協左營都司。著作為中右營都司。大沽協右營都司。著作為後右營都司。應添設前左營都司一員。著即以舉華城。都司裁移改駐。應添設中左營都司一員。著即以三河營

都司裁移改駐其海口營守備著作為後左營守備以資防守至應添千總把總外委等弁著慶祺酌量改撥餘著照所議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查覈海口情形請撥調官兵一摺現在津沽海口各礮臺一律修造完竣明歲必須添調官兵前往以資防守著景淳奕山於吉林黑龍江兩處各調撥馬隊精兵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於本年十二月起程俟明年二月初間必須行抵天津歸僧格林沁調遣毋稍延緩

又

諭昨據瑞麟慶祺奏酌擬撥添海口將弁並招募水師足數各情

當交僧格林沁。察覈具奏。本日據覆稱。該大臣所擬請裁移添設之將弁各缺。均甚妥協。其原設及新募之兵。足資守衛。業經
明降諭旨。依議辦理矣。惟據稱海口地方遼闊。尚須添調官兵。以資防守。所請調之吉林。黑龍江。蒙古兩盟。及察哈爾等處馬隊兵五千名。均於五月初間可到。合之僧格林沁另帶京旗官兵二千名。共有七千之數。津郡現辦釐捐。及鹽斤復價。猶恐不敷應用。除飭戶部撥為籌備外。並著慶祺。先期籌備。以免臨時缺乏。

又

諭。據僧格林沁奏。天津海口防務緊要。現擬添吉林等馬步隊七

千名。於明年二月到防。所需經費。除直隸總督慶祺豫籌外。並

著戶部妥為籌備。毋誤要需。

甲申。

硃諭。朕思辦理俄夷之事。肅順一人。尚覺孤另。若見面時。該尚書言語之間。總不免激烈。無一轉圜之人。若事事許其轉達。則一司員能辦之事。況該夷既知入奏。挽回更難。著添上瑞常。仍不離事歷理藩院之意。豈不更妙。

諭內閣。現在俄囉斯國遣使來京。商辦事務。著派禮部尚書管理理藩院事務肅順。理藩院尚書瑞常。會同辦理。

丙戌。伊犁將軍扎拉芬泰等奏。夷業定議。約以三年為期。

除本年應交茶箱。以及茶價。均已一律清楚外。至咸豐九十兩年。共應交茶三千箱。以本年塔城茶價計之。共需銀五萬四千餘兩。伏查口外商販茶斤。均由山西歸化城轉運而來。該處為茶商總匯之區。應交夷茶。不若即在歸化城由官就近採買。可否由山西巡撫。遴派委員。協同歸化城該管衙門。將此項武彝茶斤。揀選上等。每年採買一千五百箱。由台驛遞運。逐程委員護解塔城交收。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泰奏賠補夷商茶斤。請由歸化城豫為採買等語。所籌尚為周帀。已諭知成凱英桂。各派妥員。如式採買。解交塔爾巴哈台。或分年解運。或一併解運。即由該將軍等酌

歸總期毋誤每年十月之期所需價銀在於欠解甘餉內動撥照數扣除知此項茶斤既由內地採買則各城所收茶稅即可留抵各城兵餉之用著扎拉芬泰咨明陝甘總督每年每城徵收茶稅若干即於應解經費內照數扣除以歸覈實其塔爾巴哈台現存茶樣著即咨送成勳英桂飭屬照辦並將茶箱斤數一併咨明俾無歧誤

又

諭扎拉芬泰奏貼補俄商茶斤請由歸化城代為採買等語塔爾巴哈台燒燬俄夷貿易圈子一案經扎拉芬泰等議定以武彝茶五千五百箱貼補被燒夷貨本年十月間先付二千五百箱

據該將軍等已於徵存茶稅內發價置備給發該夷清楚其咸豐九十兩年每年應給武彝茶各一千五百箱據稱口外茶價日昂茶稅盈絀無定誠恐屆時購辦不及轉滋口實歸化城為茶商總匯之區若由該處官為採買即在山西欠解甘餉內動款給價較有把握等語此項茶斤以現在塔爾巴哈台茶價而論計需銀五萬四千餘兩山西省積欠甘餉尚有一百三十餘萬其中應解伊犁之項數亦不少若由歸化城就近購茶運解塔爾巴哈台而於該省欠解甘餉內照數扣抵實屬一舉兩便著成凱英桂各派妥員照依該將軍咨送茶樣陸續採買足數由台驛遞塔爾巴哈台交收或分作兩年運解或於明年一併

購運。均着酌量辦理。但每年所需一千五百箱。總不得逾十月之期。以免延誤。並不得稍有短少。致令別生枝節。所需運腳。即以解餉運費作抵。亦無庸另行籌款也。

扎拉芬泰等又奏。夷酋阿奇木特來至伊犁。因夷園處所。被水沖塌一節。曾於上年該酋起程回國之先。即飭營務處以所具該夷咨覆為憑。聲明嗣後夷園房間被水。與中國無干字樣。是以該酋抵伊後。居住夷園。查勘坍塌情形。無可置喙。惟求另給地基。以便來年春月。另行改修。隨飭委員會同夷酋於城外曠地。徧行妥勘。總須能避水患。而於民間田舍墳墓。均無妨礙。方可指給該夷。令其自行修

理。嗣據採獲地基。親至該處履勘無異。並順看夷酋。該阿賚特極口稱謝。其感激之狀。尚屬出於至誠。旋於次日。該酋送呈禮物八色。再四推辭。只得收其四色交營務處收存。

硃批。覽奏已悉。

扎拉芬泰等。又奏。接准烏魯木齊。解到俄羅斯夷人三名。隨帶騎馬三匹。烏槍一桿。咨請查辦前來。隨飭協領哈布齊賢等。協同俄夷匡蘇勒官。將該夷人等。因何私行越界。公同查訊。旋據訊明。該夷人等。委因躲避差徭。由該國地方。私自逃出。現交該匡蘇勒官。領回收管。暫行安插圍所。

遇便帶歸該國。

硃批。知道了。

丁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竊惟此次夷務。自廣東錯誤以來。敗壞至今。幾於不可收拾。目下夷性雖尚安輯。而一議及商改條約。不禁神色俱變。其情甚屬可惡。臣等此時惟俟該夷回滬。一面議論廣東還城之事。一面設法阻其進京。將來能在上海互換條約。可以永不北去。方為上策。日前承准軍機大臣密寄

上諭。俟該夷回帆時。與之言明。嗣後若至天津。我兵即先開礮。使其有所顧忌。不至再逞詭謀等因。欽此。臣等自當謹遵
諭旨。妥為宣示。現在體察該夷情形。此番回滬。恐不能在上海久延。惟當藉說廣東之事。與之反覆商議。總期殫竭血誠。使該夷總不進京。不敢稍遺餘力。前請於上海設立
欽差。係臣等欲止該夷進京之意。此時仍當從此想法開導。力為阻止。且互換條約。該夷必欲仍往京師。其事即在明年夏間。為期甚近。臣桂良等擬告以將來互換條約。仍係我輩經手。若到明年屆期。我可先到上海等候。並告以在上海互換條約。即與京師無異。設該夷堅執欲往。臣等亦必當

遵
旨力阻。儻能就我範圍。即可相機駕馭。萬一該夷過於執拗。從此
不與我議。揚帆自去。此時操縱之方。萬難措手。且恐為時
無幾。立時請
旨遵辦。又來不及。臣等見識愚昧。不知所措。惟有懇
恩訓示。免致臨時貽誤。儻蒙
皇上諭以機宜。臣等萬不敢固得稟承。稍存畏難苟安之見。所以
此次請
旨。實為夷務過於重大。不敢稍涉大意起見。至於廣東之事。臣等
曾向咲咈兩酋言及。並告以及早退出省城。可免百姓與

之為難。乃一道及廣東百姓。該夷等不覺聲色俱厲。且云如無黃總督。廣東尚不至如此大壞。其恨黃宗漢更甚於葉名琛。尤不可解。臣等採聞此時廣東商人。照常開艙貿易。民夷亦未相攻。惟咲咈兩國夷人。均有欲俟條約通行以後。方肯還城之言。而前據額爾唫面云。俟由漢口回滬再行商議。該夷前月行至南京。曾與賊匪接仗。彼此開礮轟擊。互有損傷。因而耽延數日。關於十六日始行前進。約計本月初十日以後。想可還滬。一俟該夷到滬。臣等即將各項要件。逐層商辦。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夷務關繫重大請旨遵辦一摺。桂良等。

迭次陳奏辦理情形。業經剴切訓示。總以阻其進京。停其江路通商。並將遊行內地罷議。及叅歸還廣東省城四事為最要。桂良等果肯竭力轉圜。何至徘徊兩月有餘。又復奏請訓示。前次准將欽差移至上海。原為阻其進京。及赴天津之計。若仍准其隨時進京。則進京之後。如何驅遣。豈不與駐京無異。又何必改欽差移上海。且何必派桂良等前往挽回耶。總之進京一節。萬不能允。內江通商。必須消弭。其餘兩事。亦當設法妥辦。桂良等既擬在上海互換條約。即著迅速定議。將此四事挽回。議定之後。迅行奏聞。並將條約進呈。閱後即令桂良等在上海互換。勿令該夷北來。倘該夷施計。故延時日。待至明春。仍然北駛。前次

諭旨內已言明再至天津我兵必先開礮儻桂良等不便向該酋面說可令委員等向夷官透露此意告以天津已有準備若再前往必啟兵端彼時一經開仗即上海等處必當斷其通商並可傳播他國夷商使之聞知各國恐被連累必有從中勸阻者至桂良等派辦夷務挽回條約是其專責設或事至決裂必須用兵斷不能歸罪於議事之人若不能阻其進京以致夷船復至天津則無論動兵與否朕惟桂良等是問

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官文奏據楊載福及黃州協副將書紳知府周炳鑑稟報該夷船大小四隻每船約夷兵一二百人不等於十月二十六日行入黃州沿途甚為安靜至十一月

初一二日。陸續船抵漢口。拋江停泊。查來者皆咉國船隻
並未隨帶貨物。經　等先期派武昌府知府如山。漢陽府知
府劉齊衢。漢陽府同知吳嗣仲。襄陽府同知艾濬美。江夏
縣知縣韓體震。漢陽縣知縣馮晉圖。偕同地方文武。水師
官弁妥為照料。初三四日。即有夷人數名。渡江來省。稟請
入城謁見。屢次諭阻。而求請益堅。　等察該夷既經入江來
漢。自應以禮遣之使知。隨傳諭示期。准令該夷官嚬㘓唫
於初六日帶通事。並親隨數人。入城相見。該夷極稱得覩
內地幅幀之廣。人物之盛。深為欣感。　等當諭以
朝廷盛德。至仁至義。懷柔撫輯。中外咸知。如因通商來楚。則

當靜侍上海大臣會議。祇候

聖諭遵行。如為查看地勢而來。則楚北素稱澤國。江漢來源雖旺。惟伏秋大汛。江水驟漲無常。逮至冬春。隨處沙淤水涸。大船難行。況商賈多係客民。遷徙靡定。土著人民。風俗強詐。切勿滋擾。該夷官口雖唯唯。尚未卜其意見何如。初七日督親率司道各員。至該船撫綏以禮。該夷甚為恭順。登岸購買煤米等物。均屬安靜。復經督賞給該從人等牛羊酒麪等物。僅領其半。該夷船已於初八日解纜。折回上海。

硃批。知道了。

戊子。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玉明等奏。沒溝營河口有夷船停泊。經該將軍飭令防守尉等督帶兵勇防堵。不令登岸。夷船旋即駛去。當諭令如再有夷船進口。仍派員善為開導。並嚴禁接濟。現在天津海口。經僧格林沁等添築礮臺營壘。業已工竣。布置周密。該夷明歲春融。難保不由上海一帶北駛。如果至牛莊貿易通商。自可設法羈縻。儻肆其凶狡。登岸騷擾。不可不豫為防範。其金州。錦州。沿海各口。亦須一體嚴防。沒溝營既經該夷窺伺。應如何加意布置。以備不虞。海口要隘。固宜扼守。口內陸地。亦應密為設防。毋稍疏懈。著玉明。布拉奄。侍順。體察各海口情形。妥為籌畫具奏。

癸巳。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現在應行補給俄夷之武彝茶五百箱。接承辦官員等稟稱。業已督同該商等陸續如數交付該國匡蘇勒官收清。隨即取具收結存案。該國商貨已到數起。順便運回茶箱。沿途往返。毫無事故。且夷貨到卡時。聽從查點呈報。迥不似從前任意繞越。及橫阻卡官查驗情形。與華商交易。亦極公允通情。所有伊犁經徵茶稅銀九千三百餘兩。前已解到存庫。添湊本城續徵茶稅。數尚不敷。該商等情願暫緩。統俟阿克蘇稅銀解到。再行具領。

硃批。依議。

丙申。直隸總督慶祺奏。海口籌防。添置軍火器械。必須遴選熟諳之員。督工製造。方能得用。臣前經詳加查訪。僉謂已革提督張殿元。熟習諳練。臣因其身負重罪。未敢率行

奏調。現奉

上諭。已將該革員發往新疆效力贖罪。由部起解。道經保定。染患風寒。由藩司詳請。咨明兵刑二部。暫行給假調治。臣現與接見。言及軍火器械。該革員從前在直服官。歷奉委辦。於籌造之法。極為明晰。現當講求利器之時。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暫留張殿元。在直數月。即將應備軍器。會同臣委員妥為趕製。

硃批。著准其暫留數月。仍行起解。不准率請免戍。更不准藉捐造

爲此。蓋海防最關緊要。免其棄市。已屬恩施格外。

十二月。壬寅。

諭軍機大臣等。前次飭調之哲里木昭烏達兩盟官兵。朕聞現已行抵熱河哨內。所有統帶此項官兵之扎賚特貝勒拉木棍布扎布。本年係屬年班。著常清傳旨。仍照例來京展覲。所帶官兵。交常山。安為彈壓。俟來年正月。分起行走。由順義縣徑赴通州。務於三十日以前到齊。拉木棍布扎布。屆期先至通州守候統帶前往天津。至該官兵等器械。如有不齊。即著由通州散給。其馬匹恐多疲乏。已諭令理藩院查明西林果爾孳生馬匹數目。

以備調撥乘騎

丁未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據湖廣總督官文咨稱嘆夷於初八日起碇全數出境約計十二月初十前後當可抵滬臣等伏思年前為日無幾若俟該夷回滬再將兩次條約進呈誠恐更需時日設或該夷條約已到可以商量互換而我處條約或趕不及轉失機會目下稅則應增應減既經議明業已蓋印畫押原不過俟該夷回滬商議要事臣桂良

等公同商酌。擬將天津條約。及新定稅則。先行解送京師。

恭呈

御覽。其天津所定條約。各夷均已解回本國用璽。嗣後如有應行更改刪減各事。容俟該夷回滬。當面議定。再行另立專條。一併存據。所有兩次條約。可否准臣等專差妥弁。送至京師。以昭迅速之處。伏候

諭旨遵行。將來

發到上海之後。若能在此地互換。自可免該夷進京。儻堅執前說。臣等必當設法開導。各夷均不願赴廣東商辦事件。俟各事議妥。互換和約之後。所有上海

欽差再行請
旨簡放俾該夷等知專辦外國事務有人不致時時起意北行前
調廣東在籍布政使銜前浙江運使潘仕成已於本月初
六月抵滬合併聲明
桂良等又奏再據臬司署上海道薛煥面稟咦咭唎領事
官昨因他事到署據稱嘛嚱唫等自入江後現在行抵何
處伊處並無消息並稱該國條約自天津同滬後早已解
回本國現聞已由該國君主蓋用國璽不日想可到滬臣
等伏思該國條約果能先到俟天津條約並現定稅則經
恭呈

御覽後。即求

發下。迅速解到上海。以便與該夷商議。即在上海互換。除長久駐

京。業經議明不往外。其餘四事如何。俟議定後。自當另立

專條。一併存據。

硃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據桂良等奏。嘆酋將回上海。請將條約先行進呈

一摺。前諭桂良等將條約進呈。原令其挽回四事。定議之後。即

行呈閱。茲據奏請擬將兩次條約。先行專弁齎呈。著照所請准

其先將天津原約。及現定稅則條款進呈。俟挽回四事。另立專

條進呈後。俟朕酌奪如何准行。一併用寶發回。交桂良等與該

夷互換據奏該夷雖不長駐京師而其隨時進京尚未杜絕即內江通商遊行內地及歸還廣東省城三事如何辦法摺內並未切實聲明其上海應派欽差亦須俟一切定議後再行簡放此時夷船尚未回滬究竟逗留何處恐桂良等為其所愚稽延時日一交春令該夷又游赴天津前經叠次諭知如果該夷北來我兵必先開礮條約內既未定有天津口岸即非該夷應到之處我若用兵並非理曲桂良等曾否將此言透露儻不便向呵哺唫面說或令委員道達或由他國轉傳使之聞知均無不可總之既有欽差改駐上海之議則進京一層不但長駐不能允准即隨時往來亦可不必上海道路非廣東可比何事不可

上達。該夷必執前議。是誠何心。桂良等不能開導。亦豈得謂心力已盡。此時桂良等惟有設法阻止。能議到如何分際。即行奏聞。不准空言敷衍。致誤事機。儻從事因循。致令該夷仍赴天津。則前諭已明。桂良等恐不能當此重咎也。

辛亥。大學士彭蘊章等奏。查前次由天津送到俄囉斯清文條約。與欽差所定條約。詳細覆對。除第四條及第十條內。意思微有不同。其餘各條。意思相同。文氣全不相同。此件俄囉斯清文條約。與現在丕業羅幅斯奇送到條約文底。意思相同。文氣稍有不同。謹將第四條第十條。鈔錄呈

開。

欽差所定第四條。如帶有違禁貨物。即將該商船所有貨物槩行查抄入官。俄國清文係如帶有違禁貨物。只將船下貨物抄沒。

欽差所定第十條。俄國人習學中國滿漢文義。居駐京城者。酌改先時定限。不拘年分。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國。覈准後隨辦事官員。徑回本國。俄國清文。係俄國差人赴京。更改從前定限。一面回明上司。不拘時日。即行回國。

壬子。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俄囉斯國。派夷酋丕業羅幅斯奇來京。互換

和約。據該夷送到條約文底。與該大臣等前在天津所給該夷
條約清文。有互異之處。以致該夷藉口。欲請更改字句。未能互
換。該大臣等在津所定俄夷條約。清文二件。漢文一件。並俄文
一件。均已帶赴上海。著桂良等接奉此旨。即檢齊。由六百里馳
遞進呈。並將清文二件。以何件為準。其因何歧異之處。詳細簽
出。毋稍含混。此係密諭之件。不得令他國聞知為要。

癸丑。

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官文奏。英國大小火輪船四隻。已於十五日。
陸續行出楚境。再據代理九江府知府程元瑞申報。該夷
船於十六日過湖。行至八里江地方。擱淺不能前進。後於

十八日將大火輪船二隻退回九江灣泊欲俟來春發水再行前進其小火輪船二隻業已開行下駛等情具報前來茲查該夷船因下游擱淺尚在九江停泊誠恐羈留日久與本地民人交涉生事相應奏懇
聖恩飭下江西撫臣選派幹員會同地方文武員弁妥為彈壓並察看水勢將該夷船設法運行護送出江以免久留

諭軍機大臣等據官文奏夷船過八里江擱淺將大火輪船二隻退泊九江欲俟來春發水時前進其小火輪船二隻已開行下駛等語已諭耆齡設法運行護送出境第夷船以下游擱淺為名欲在潯江久泊誠恐別有詭謀未便任令羈留現在辦理上

海稅則條款。業已議有頭緒。此時俟夷酋回滬。即可將四事撓回。況前此桂良等許其入江。本約二十日內即回。若任其停泊上游。難保無窺探虛實。及勾通內匪等弊。著桂良等諭知該夷。即令輪船下駛出江。至該夷船行至焦山。即有擱淺之事。今在八里江復行淺阻。正可曉以利害。阻其入江之請。現在江路尚未肅清。該夷入江。固屬冒險。即日後並無阻梗。設遇擱淺。江中匪徒出沒。恐損失貨物。亦多未便。如能借此止其入江。豈不甚善。著桂良等設法辦理為要。

又

諭。本日據官文奏。夷船灣泊九江。請飭江西派員彈壓。設法攔送

出江等語嘆咭唎大小輪船四隻前赴漢口旋即折回於上月十五日行出楚境至八里江地方擱淺將大船二隻退回九江灣泊欲俟來春發水再行前進其小船二隻已開行下駛夷船停泊九江是否實因水淺阻擱抑係有意逗留藉此銷售貨物恐羈留日久與本地民人交涉致生事端著耆齡迅即遴派幹員詳細查明妥為彈壓並察看水勢將該夷船設法運行護送出江毋令久延是為至要

戊午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海口業經僧格林沁添築礮臺營壘以資守禦其沿海各口岸何處應行設防尚須周歷履勘方能布

置周密著慶祺傳旨諭知史榮椿會同格綳額即由天津馳赴山海關將沿海一帶口岸及扼要地方詳加履勘查明係史榮椿即折回大沽海口格綳額即在山海關駐紮俟防兵到關歸其統帶並派署天津鎮總兵湯蘇大沽協副將龍汝元將由天津至山東海豐縣一帶沿達海口各要隘一體詳察明確所有兩路查勘情形均由慶祺繪圖貼說詳晰具奏

閩浙總督王懿德奏天津籌備海防事宜船礮攸關緊要亟應立時抽派赴津遣用惟閩省水師各營向無設立艇船其額設戰哨船隻間多在洋遭風擊碎及被會匪燬失同小號各艘不堪調派且閩省至天津水程數千里必須

慎選前經修竣最為堅固者方可遠涉風濤以資適用刻即冬令北風頂逆栽戧維艱須俟來歲春夏之交南風盛發始能操駕北上遵經飛咨水師提臣欽遵抽選去後前准署提臣賴信揚覆稱福寧左營新字七號閩安右營擱字四號兩船係大號戰船均已屆限應行大修飭駕省城專廠趕修應用所有艇船二隻可否挑派屆修大號梭船抵顧移咨發辦內新字七號一船業已駕交省廠候修臣查新字七號大船既經駕廠應即先行估計趕修至閩省向無艇船似應以大號梭船抵用飭司於無可籌款之中趕緊籌措勒令專廠委員福州府海防同知迅將屆修到

廠之新字七號船赴日興辦一面嚴飭催攔字四號船迅速管駕赴廠估計趕修並咨水師提臣確加查驗挑定何營何字號大號哨船二隻以抵艇船立即咨覆辦理俟前項各船趕修竣事即行配足弁兵舵水軍火礮械選派熟諳水務將領責成管帶趕於明年三四月開南風司令之時小心操駕赴津聽候調遣

硃批知道了

己未閩浙總督王懿德奏據福建臺灣鎮總兵官邵連科護理臺灣道孔昭慈署臺灣府知府洪毓琛會稟稱五月初一日有雙桅火輪船一隻停泊國賽港據繳嘆國水師

參將柏祿格照會內稱該國商船在五口貿易有因風颶流各口岸。船中難民。多承中國官員撫䘏護送回國。尚恐有在荒僻之處。地方官所不週知。近有傳說外國人滯留臺灣。伊奉該國水師提督派到臺地詳查。有無外國難民。並懸貼賞格。儻有尋着。將人送到。請代先發賞銀。當照數清還。請飭所轄幫同查尋。並送賞格一紙。請即定期會晤。旋據柏祿格帶同夷人前來。經該鎮邵連科等於五月初一日。令在公所接見。詳加查詢。覈與來文相同。當即許為出示查訪。一面賞給該夷首等羊豕食物。撥護上船。該夷即於五月初二日。從西南而去。旋於五月十九日。該夷船

駛泊安平大港口。柏祿格等覆又請見。聲稱伊已周歷沿
海查明。並無失落難夷。今回廈門前次奉賞食物。特來申
謝等語。復加究詰。委無別故。該夷即於是日由南駕駛而
去。

硃批。知道了。

辛酉。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吉林副都統特普
欽奏。據甯古塔副都統富隆額。報稱。由屬界綏芬自南而
北。履查至與三姓搭界之訥恩吞翢搽地方。寬廣千餘里。
現在並無夷人占踞。亦無與俄夷損壞之處。又據三姓副
都統圖欽。委員三隆。報稱。由黑河口至烏蘇哩河。自北而

乾湖游向上履查至圖恩呑翻搏地方南北相距一千四百餘里俱係採捕僕珠之地至烏蘇哩河兩岸舊居赫哲費雅哈等歷年捕打貂皮皆在該處一帶山場均屬大有關礙且該處距興安嶺甚遠地面遼闊統無與俄夷接壤處所距該夷現在烏蘇哩東岸圖勒密諸瓦集闊圖斯克圖等三處蓋房其上游一帶雖未被其占踞而該夷之侵佔亦有難定之勢並據該副都統等各將履勘山河形勢繪圖貼說詳報前來正在繕摺間又據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報稱據巡哨官兵帶同江左居夷央桑枯婦並續來報文之夷官一名通事一名謁見該副都統報文二角

折開。係木酋所具文。稱本年七月初八日。接閱咨照。內開烏蘇哩河及海一帶地方。應俟查明。再擬安設界牌等因。俄國已派扎蘭破勒聆尼克。卜打袁斯奇並文官石沙木勒幅。馳往會勘。約正月間可抵黑龍江城。再將往勘情形。訴與貴大人之前。仍赴烏蘇哩口。俟屆春融。由水路湖抵興海湖。會同委員擬辦分界事宜等語。該副都統當向夷官開導。木酋派人會勘非時。現在天寒雪大。山路崎嶇。莫若冰泮船行。較為妥善。該夷答俟石沙木勒幅到日。再為商議。復詢以前此行文。木酋原立字約十四條內。尚有三事未妥。行令更正。緣何迄今尚未答覆。該夷云。伊皆不得

而知遂即作別。仍回原處。合將遞到清文夷字四紙。封筒兩箇。一併附封咨請覈辦等情。詳譯該夷呈遞清文。一為咨覆條約。許其緩送學生。一為要求派員。同赴烏蘇哩河及海安設界牌。並稱前入松花江之商人三名。已交石夷帶至黑龍江城。與副都統吉拉明阿面議等語。續據暫護三姓副都統印務佐領慶恩報稱。夷人小船駛至城下登岸。日夜竄擾街坊。無惡不作。甚至淫辱難堪。軍民忿恨。誓不相容。當經飛咨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派員與夷酋央求枯幅。據理剖辯。仍飛飭佐領慶恩。務將夷人小船設法送出黑河口。毋得任其蹂躪地方。亦不得激起釁端。並

飭知署三姓副都統協領富尼揚阿前往接辦嗣據該員
報稱俄夷人船於該員到任之日先經起程下住
壬戌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遵查綏芬烏蘇哩地方並俄夷具字要
挾情形一摺據稱綏芬至三姓交界寬廣千餘里並無與俄夷
接壤之處烏蘇哩河自北而南相距一千四百餘里距興安嶺
甚遠亦無接壤俄夷處所是該二處不特距原定分界甚遙且
近接三姓實古塔等處實已深入內地據該將軍等查明未便
允許自應正言拒絕該夷要求黑龍江左岸居住奕山遽爾允
准已屬權宜此次無厭之求著該將軍等妥為開導諭以各處

准添海口皆係大皇帝格外天恩因兩國和好多年是以所請
各事但有可以從權者無不曲為允准此後自應益加和好方
為正辦若肆意侵占擾我獲珠貂鼠地方是有意違背和議中
國斷難再讓況該夷在三姓地方攪擾街坊嗣恐軍民若日久
占居必致積怨成仇羣起為難雖天朝法令森嚴亦不能以非
禮之事強制百姓彼時有傷交誼大非彼國之利如該夷使聽
受開導不復以綏芬烏蘇哩為請即可與之議準界址切實訂
定除所議之外永不准肆行竄越如有堅執不遵即著將該夷
狡執情形詳細具奏當由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與之
理論奕山等亦可行知木哩斐岳幅據理折辯曉以利害勿任

各夷官從中播弄。事關重大。不宜過於激烈。致啟釁端。亦斷不
可一味輭弱。總宜詞嚴義正。中其隱微。庶可漸戢驕心。歸於馴
服。摺內所稱夷文各件。封送軍機處。未據隨報遞到。恐有遺漏。
著該將軍等即行補送。以備呈覽。
江西巡撫耆齡奏。暎咭唎夷船四隻。內大火輪船二隻。小
火輪船二隻。駛至九江。停泊西門外。旋於二十五日開行
上駛。茲於十一月十六日。該夷船自漢口折回。駛過潯郡。
於十八日。仍退回九江西門外停泊。有夷官姞囉姞至
九江府署謁見。向程元瑞聲稱。八里江一帶水淺。大船不
能過。暫泊九江河下。守候來春水漲開行。船上共有三

百六七十人。請為照應小船二隻。即回上海等語。程元瑞。隨親至夷船。撫之以禮。船上尚有嚇姓李姓二夷官。所言亦復相同。嚇姓係該國水師欽差。李姓副之。哦姓又為李姓之副。囉姓係嚇姓中軍。程元瑞。當以該國言語不通。商民素非習見。且九江兵勇衆多。該船水手人等。無事不必登岸。應買物件。開單送府代辦。以免滋事。該夷官均稱甚是。旋於二十日。嚇李囉三夷官。分坐小火輪船二隻。望下游閒行。大船二隻。現泊潯郡。

硃批。知道了。

乙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景淳等奏。查綏芬烏蘇哩。均不與俄夷接壤。未便允許。當諭令該將軍等。正言拒絕。並因夷文各件未據隨報遞到。諭令即行補遞。旋據兵部遞到清文夷字各二紙。已由軍機大臣呈覽矣。綏芬烏蘇哩兩處。既與俄夷地界毫不毗連。且係採捕徒珠之地。當時即應據理拒絕。何以副都統吉拉明阿。輒許木哩斐岳幅。於冰泮時馳往查明。再立界牌。至所稱原立字約。十四條內。尚有三事未妥。均未據奕山奏明。其木哩斐岳幅來文內。有二年後差學生到俄國學藝之語。更不知從何而來。奕山前此遽將黑龍江左岸。允許該夷。雖係限於時勢。究竟辦理輕率。且以烏蘇哩河。亦可比照海口等處辦理。致該夷

肆意要求。甚至在三姓地方。滋擾居民。景淳因綏芬烏蘇哩均係內地。關繫綦重。設法拒絕。自是正辦。着仍遵前旨。據理剖辯。不得遷就了事。致遺後患。所立守約十四條。及吉拉明阿輒許該夷赴烏蘇哩口會勘地界。有無含混應許之處。着該將軍等查明具奏。至俄夷來使丕業羅幅斯奇到京後。並未聲言欲辦何事。該夷來文。有即照該來使商議之言。派員前赴興安鄂未。尤不可解。亦應一併諭知該夷為要。

俄囉斯咨文。

為咨覆事。本年七月初八日。接奉貴大臣咨文。披閱之下。知為勘明烏蘇哩河至海地方。設立界牌之事。當即派官

數而。並派隨帶之參領破勒勝尼喜卜打裏斯奇。及文員
石沙木勒幅菩該員等於本年十二月間起程。均由水路
行走。明年正月可抵黑龍江城。將前往原由。稟明貴大臣。
再赴烏蘇哩河口。亦由水路行走。俟冰泮時。自烏蘇哩河
上游。前赴興安郭末。
貴國如欲派員。即應照現在
貴國京城大臣丕業羅幅斯奇商議之言。派員前往興安郭
末。僅貴處派定人員。赴烏蘇哩河口時。敝國之破勒勝尼
克等應同該員由烏蘇哩河口上游行走。此時務宜趕緊
辦結方妥。惟兩邊委員前往。雖興安至海。道路遥遠。有延

時日。其自海旋回。儘可駕駛敝國火輪兵船。各由本處起身。再往松花江。赴至敝國商人三名所行之事。我已飭知委員石沙木勒幅。令其經過黑龍江時。面稟貴大臣矣。為此咨覆。

為咨覆事。我本年八月三十日。所行咨文。諒貴大臣早經接奉。即將應辦之事辦訖。遵照互換和約。盡心奉行。文約內既准我國船隻由松花江烏蘇哩往來行走。即不得攔阻。況

貴國亦准敵國英咭唎由內江行走。我國與

貴國和好有年。從無違悖。小大臣工。皆當奉行兩國定制。所

有二年後。差學生前來之處。我甚歡悅。且與兩國有益。其學生前來學藝。務於起身之一月或半月以前致信我閣信後。即飭屬員盡心教誨。為此咨覆。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本年五月間。貴國感激

大皇帝天恩。願送中國火槍一萬桿。各項礮位五十尊。至大沽海口。由內地自駕沙船運接。足見貴國真心和好。

大皇帝甚為歡悅。曾

諭令大學士桂良等。告以送來時。必當收受。將來亦必以禮相酬。但各國船隻退出天津海口後。中國已將沿海礮臺。修理

堅固各國船隻未便再到天津海口所有貴國送來礮槍
應送至庫倫交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收覺自行運
送至京貴國不必派人前來以免長途跋涉此係
大皇帝體恤貴國之意相應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可也
丁卯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
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遵
旨即將天津原約四分並現定咪咈咪三國稅則條款專妥妥弁
四名交軍機處恭呈
御覽並將稅則由新定章程詳加纂譯先行恭錄呈

關。其天津條約內。有俄囉斯一分。是否應留京師。此次商議稅則。
並無俄囉斯一人在滬。且該國向來並未在五口通商。亦
無稅則可議。將來應如何分別辦理之處。
聖心自有權衡。惟俄囉斯如果到京。互換條約。則暎咈咪三國。必
不肯在外互換。此時三國雖未議定。而欲阻其進京。必須
先將條約說明在外互換。方可著手。儻或事出兩歧。即業
經定議。恐不免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及者也。暎酋噸哺
唫於上月二十八日回滬。臣等因於初四日。率同臬司薛
煥前往洋涇濱夷樓會晤。該酋噸哺唫於初七日即來答
拜。意尚馴順。前保同知銜知縣黃仲畬。亦於上月二十八

片由廣東趕到上海所有奉
旨撫回四事一內江之事現命黃仲畬從中設法探該夷意向若何若能竟行拒絕可不設立馬頭固屬全美即或改換面目少占一二處地方再能令中國人代為辦理該夷只須數人前往總其大綱統俟軍務完竣後再行開設馬頭亦是辦法此層現在尚未回信未知能否照辦一內地遊行一層英咈咪三國均經來過照會總須體面妥當之人方准各該國領事發給執照再由地方官蓋印查驗如此立法隨時嚴密稽察必無多人前往諒不至於滋事此層只能如此辦理一駐京一節業已消弭至隨時往來一層臣

等已囑飭臬司薛煥。再三向哮嗦咽開導。未能應允。蘇黃
仲畬來滬。又經 臣 等囑其面向噸哺唫等。百般罕譬。細察
該夷之意。縱不前往。亦決不肯明言。如再去此一層。即或
萬分費力。亦欲與彼商量。臣 等亦曾令隨委各員。將前奉
諭旨。該夷若再到天津。不能照上年相待。及必先開礮之說。向該
夷透露。總云不怕。據 臣 等愚見。此層且緩致詞。能將條約
議定在外互換。則進京之念漸息。不如從緩一步。再為想
法。且將廣東之事。說有端倪。然後逐層商酌。或能迎刃而
解。一廣東還城一節。正當商辦之際。該夷忽接香港來文。
謂粵城官紳。仍與彼族為難。該夷大怒。立即照會前來。並

將紳士所奏
諭旨鈔黏在內心雖疑為假託意則頗有不平臣等接到後詳細
閱看實與平日寄
諭不符當即照覆該夷告以委係偽造茲將原告照會及鈔件另
錄呈
覽且因該夷詢問前請奏撤黃宗漢及三紳局之事曾否奉到
旨意臣等當將九月十五日奉
諭旨照覆該夷去後詎該夷又疑臣等未經代奏且云既不能邀
允撤去伊即自赴廣東向黃總督與三紳去為難將省城官員逐
出伊即自收粵海關稅以充兩國兵費日來意甚悖悍頗

有不願和好之意。臣等現已密飭黃仲畬婉言阻止。一面移同臬司薛煥設法妥辦。臣等自到上海以來。曾將廣東之事。兩次咨詢。兩廣總督臣黃宗漢。並未回覆。臣花沙納又專函往詢。亦不回答。臣等詢之潘仕成。據云該督既不能順夷情。又不能愜民心。聞之焦急萬狀。不得已。始於本月咨詢廣東撫臣柏貴並監督恆祺。希冀得有覆音。以便商辦還城之事。臣等到上海後。為日已久。若不及早說明。恐事久生變。此時該夷堅執己見。以為不將該督與三紳撤去。即不能與我議事。臣等夙夜商量。實無善策。該夷火輪船隻。無論風色。行海甚速。萬一不告而去。或竟至廣東。

又復滋事。關繫匪輕。臣等與黃宗漢意見不合之處
而事關重大。不敢不據實密陳。請
旨遵辦。
桂良等又奏。正封摺間。又接該夷照會。總以未能裁撤兩
廣總督及三紳局。憤憤不平。臣等應即一面照覆。一面設
法羈縻。妥為開導。以便商議各事。特將原來照會鈔錄恭
呈
御覽。並將原件。及前兩照會原件。一併咨呈軍機處查照。
硃批。覽。
諭內閣。本日據桂良等陳奏。暎國咨文各件。內有偽造廷寄諭旨

一道。據稱係英國人得自廣東者。披覽深為詫異。中國自來撫
馭各國。一秉大公。從無設計暗害之事。自葉名琛失事後。命黃
宗漢為兩廣總督。授欽差大臣關防。原以保守疆土。即侍郎
羅惇衍等。激於義憤。練勇自衛。亦紳士應辦之事。迨桂良等在
天津和議已成。黃宗漢專辦本地軍務。羅惇衍等。亦遵旨專辦
土匪。並無與英咈二國交兵之舉。該國現雖未交還廣東省城。
但能約束兵丁。不擾居民。自可相安無事。乃有偽造廷寄。令羅
惇衍等與該二國為難。以致英國疑慮。若黃宗漢嚴拏偽造之
人。盡法懲辦。使各國皆知我中國辦事光明正大。一經定議。盡
釋嫌疑。造言生事之人。無從煽惑。至上海現辦通商事宜。與廣

東相距較遠。着即授兩江總督何桂清為欽差大臣辦理各國事務。所有欽差大臣關防。着黃宗漢派員齎交何桂清祇領接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桂良等奏辦理夷務情形。並因咪夷將廣東鈔來寄信諭旨一道。送該大臣等閱看。該大臣等繕錄呈覽。查歷來辦理夷務。諭旨內並無此件。實深詫異。夷人占踞廣東省城曾派羅惇衍等辦團籌勦。迨桂良等與各夷商於天津議立和約以後。並未令羅惇衍等再行勦辦。羅惇衍等亦曾將選擇練勇。派赴西北兩路。助勦土匪。餘悉遣散歸農等情奏報。是該侍郎等。必無再與夷人為難之事。此件偽造諭旨。於現辦情形未

衙。而聯絡團勇。民與為仇。不必官與為敵等語。則與從前寄羅惇衍等諭旨相近。此必有奸人探聽消息。任意揑造。簸弄是非。實堪痛恨。此件著鈔給黃宗漢閱看。即著該督將偽造之人。嚴拏務獲。盡法懲辦。毋任漏網。至夷人現聚上海通商。已許其將欽差大臣移至上海。就近督辦。本月已明降諭旨。令黃宗漢將欽差大臣關防。移交何桂清接收。著即派妥員齎交為要。

又

諭。桂良等奏。先進前後條約。並陳現辦情形一摺。所稱該夷必欲撤去黃宗漢欽差。與羅惇衍等紳團。始能與我議事。其起釁自由揑造廷寄而起。已明降諭旨。令黃宗漢。密拏揑造之人。從嚴

懲辦。以釋該夷疑忌之心。並因欽差大臣現改駐上海。復諭黃宗漢派員將關防齎送江蘇。交何桂清接受矣。桂良等於撫回四款僅止略得大概。並未切實斷定。如駐京一節。僅能阻其長駐。而仍許其隨時往來。儻竟此往彼來。長川不斷。亦與長駐何異。桂良等奏能將條約議定。在外互換。則進京之念自息。今已許其在上海互換。則進京一節。即可因勢利導。何至不可商量。卽內江通商一條。該夷船既節節阻淺。卽可以此為詞。使其知難而退。摺內游移其詞。既稱若能拒絕。固屬全美。又稱卽或改換面目。亦是辦法。其為尚無把握。已可概見。至遊行內地一節。條約內雖言京都不在此列。而附京各地方。如順天直隸各屬。

該夷必將指為約內所無。亦屬漫無限制。廣東省城官紳團練。本為助剿土匪。並非專為夷務而設。况天津議和以後。屢據羅惇衍等奏報。遣散已多。其間有借損夷兵之事。均係夷兵出城騷擾所致。如其發還省城。自不致有此事。該夷既有畏忌廣東紳民之意。正可從此措詞。使其翻然悔悟。以上各情。皆屬緊要。黃仲畬既為桂良所深信。此時該員已到上海。即可責成著力逐件挽回。能消弭一事。即少受一事之貽害。仍著竭力籌畫。勿因條約業已進呈。遂謂可以塞責。至前次帶赴上海各條約。除三國均已言定。即在上海互換外。俄夷既無人在滬。所有該國條約。自應暫留京師。俟隨後發交庫倫辦事大臣。交該國薩納

將衙門互換可也。明善已賞假。令其來京。

稅則條款。

一此次新定稅則。凡有貨物。僅載進口稅則。未載出口稅則者。遇有出口。皆應照進口稅則納稅。或有僅載出口稅則。未載進口稅則者。遇有進口。亦皆照出口稅則納稅。倘有貨物名目。進出口稅則均未賅載。又不在免稅之列者。應覈估時價。照值百抽五例徵稅。

臣等謹按進出口貨物。已酌定稅則。彙冊臚列。惟名目過繁。勢難備載。現議進出口互相援引。參以估價徵收。自無罣漏蒙混之弊。

一凡有金銀。外國各等銀錢。麪粟米粉砂穀米麪餅熟肉熟菜。牛奶酥。牛油。蜜餞。外國衣服。金銀首飾。攙銀器。香水碱炭柴薪。外國蠟燭。外國煙絲煙葉。外國酒。家用雜物。船用雜物。行李。紙張。筆墨。氈毯。鐵刀利器。外國自用藥料。玻璃器皿。以上各物。進出口通商各口。皆准免稅。除金銀外國銀錢行李毋庸議外。其餘該船裝載。無論淺滿。雖無別貨。亦應完納船鈔。儻運往內地。除前三項仍毋庸議外。其餘各貨。皆每百兩之物。完納稅銀二兩五錢。

臣等謹按夷船進口。除按貨完稅之外。仍量其船之大小完納船鈔。其免稅之貨。向連船鈔並免。現定章程。雖免稅

之備。仍徵船鈔。

一凡有違禁貨物。如火藥大小彈子。礮位大小鳥槍至一切軍器等類。及內地食鹽以上各物。概屬違禁。不准販運進出口。

臣等謹按該夷入江之本意。實欲鎮江販運淮鹽。至漢口銷售。廣收江楚之利。若墮其術。則奪我財賦。歲約數千萬。失業商民。更難數計。於鹽政

國計。大有關礙。現與再四力爭。始將食鹽列入違禁款內。不准進出。並將軍火礮械。一律禁止。以杜後患。

一凡有稅則內。所算輕重長短。中國一擔。即係一百觔者。

以嘆國一百三十三磅零三分之一為準。中國一丈即十尺者。以嘆國一百四十因制為準。中國一尺。即嘆國十四因制。又十分因制之一。嘆國十二因制為一幅地。三幅地為一碼。四碼欠三因制。即合中國一丈。均以此為例。

臣等謹按該夷商完稅。稱量貨物。每用秤尺斗斛。中外各殊。易滋避就。現與較準議定。使無欺隱。

一向來洋藥。銅錢。米穀。豆石。硝磺。白鉛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現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洋藥准其進口。議定每百觔。納稅銀三十兩。惟該商止准在口銷賣。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

送。即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唉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並

二十八條所載。內地關稅之例。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徵稅。

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

臣等謹按洋藥。雖准進口。究與他貨不同。止准該夷在海

口銷售。不准任意搬運。其中國商販。經過內地關稅釐捐。

俱由監督及地方官徵收。夷商不得過問。亦不准護送。以

杜弊端。

又銅錢。不准運出外國。惟通商中國各口。准其以此口運

至彼口。照現定章程遵行。該商赴關。報明數目若干。運往

進口。或令本商及同商二人。聯名具呈保單。抑或聽監督

飭令另交結實信據。方准給照。别口監督於執照上註明
收到守掛。加蓋印信。從給照之日起。限六箇月繳回驗銷。
若過期不繳銷執照。即按其錢貨原本。照數罰繳入官。其
進出口。均免納稅。至船載無論淺滿。均納船鈔。又凡米穀
等糧。不拘內外土產。不分何處進口者。皆不准運出外國。
惟英商欲運往中華通商别口。則照銅錢一律辦理。出口
時。照依稅則納稅。其進口毋庸納稅。至船載無論淺滿。均
遵納船鈔。

臣等謹按銅錢米穀。向禁出洋。今祇許沿海通商口岸。往
來載運。錢款藉以流通。米價亦可均平。而取保給照。立限

驗銷。並可免滋流弊。實於民食商情。兩有裨益。

又豆石。豆餅。在登州牛莊兩口者。嘆國商船。不准裝載出口。其餘各口。該商照稅則納稅。仍可帶運出口。及外國俱可。

臣等謹按登州牛莊。出產豆石。豆餅。各省商販。以沙衛船隻。運銷於江浙閩廣等處。其利甚大。藉此營生者。不下數千萬人。即海運漕糧。亦藉此等商船。承運北上。若無豆石豆餅。裝載南來。則商販船戶。既失生業。海漕無舟可運。關繫匪輕。該夷之欲在此二處立馬頭者。正思攘奪其利。現與力爭。曉以利害。始行定議。不獨商民不致凋敝。於海運

仍可無誤。

又硝磺、白鉛、均為軍前要物。應由華官自行採辦進口。或由華商特奉准買明文。方准進口。該關未能查明。該商實奉准買。定不發單起貨。此三項。止准㗭國商人。於通商海口銷售。不准帶入長江。並各內港。亦不准代華商護送。除在各海口外。即係華民貨物。與㗭商無涉。以上洋藥、銅錢、米穀、豆石、豆餅、硝磺、白鉛等項。止准照新章買賣。敢違此例。所運貨物。全罰入官。

臣等謹按硝磺、白鉛、均係軍火利器。現定夷商止准在海口銷售。仍由官為採買。或官商請照承買。庶稽察確有把

擾無從作弊私銷

一天津條約暎國第三十七款所載暎船進口限一日報領事官知照並照第三十條所載暎國貨船進口並未開艙欲行他往限二日之內出口即不徵收船鈔以上二條無論先後總以該船進口界限時刻起算以免參差爭論至各口界限並上下貨物之地均由海關妥為定界既要便商更不得有礙收稅知會領事官曉諭本屬商民遵辦

臣等謹按夷船進口報稅每有延挨現與判定進口界限起算時日及上下貨物地界使之恪循規矩並可藉以整頓稅務

一天津條約第二十八條所載。內地稅餉之議。現定出入稅則。總以照納一半為斷。惟第三款所載免稅各貨。除金銀。外國銀錢。行李。三項毋庸議外。其餘海口免稅各貨。若進內地。仍照每值百兩。完稅銀二兩五錢。此外運入內地各貨。該商應將該貨名目若干。原裝何船進口。應往內地何處各緣由。報關查驗確實。照納內地稅項。該關發給內地稅單。該商應向沿途各子口呈單照驗。蓋戳放行。無論遠近。均不重徵。至運貨出口之例。凡英商在內地置貨。到第一子口驗貨。由送貨之人。開單註明貨物若干。應在何口卸貨。呈交該子口存留。發給執照。准其前往路上各子

口查驗蓋戳至最後子口先赴出口海關報完內地稅項方許過卡。俟下船出口時。再完出口之稅。若進出有違此例。及業經報明指赴何口。沿途私賣者。各貨均罰入官。儻有匿單少報等情。將單內同類之貨。全數入官。所運各貨。如無內地納稅實據。應由海關飭令完清內地關稅。始行發單下貨出口。以杜隱漏。內地稅則。經此次議定。既准一次納稅。概不重徵。所有暎國第二十八條所載經過處所應納銀實數明晰照覆。彼此出示。曉布華暎商民。均得通悉一節。可毋庸議。

臣等謹按內地各關稅則本輕。並有寬減成例。不過貨本

千分之一二。今議夷商內地稅則。每值百兩之貨。徵銀二兩五錢。較之內地關稅。不啻十倍。名雖一次交納。不再重徵。實較逐關收稅。有增無減。且足示徑捷體恤之意。亦免逐關言語不通。致生他事。況隨處呈單驗放。仍可層層稽察。並不准沿途私賣。亦足以杜偷漏之弊。

一天津條約。暎國第九條所載。暎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一款。現議

京都不在通商之例。

臣等謹按天津條約。准夷人持照赴內地通商。該夷指為隨處可到。現與再四辯論。多方設法。議定

京都不在通商之列。庶

輦轂之下。不使該夷潛跡。即京外地方。亦經議明。非體面人。

不得由領事官發給執照。且必令該夷出具保結。則匪蹤

亦無從闌入。

一向例咦國完納稅餉。每百兩另交銀一兩二錢。作為傾

鎔之費。嗣後裁撤。咦商毋庸另納傾鎔銀兩。

臣等謹按夷商在銀號完稅。向來每百兩另交傾鎔銀丁

兩二錢。現據額請裁免。因為數無幾。准予刪除。以示懷柔

之意。其應給銀號傾鎔火工。另行撥給。

一第十款。通商各口收稅。如何嚴防偷漏。自應由中國設

法辦理。條約業已載明。然現已議明各口畫一辦理。是由

總理外國通商事宜大臣。或隨時親詣巡歷。或委員代辦。

任憑總理大臣。邀請暎人幫辦稅務。並嚴查偷漏。判定口

界。派人指泊船隻。及分設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等事。毋庸

暎官指薦干預。其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等經費。在於船鈔

項下撥用。至長江如何嚴防偷漏之處。俟通商後。察看情

形。任憑中國設法籌辦。

臣等謹按江海關。於咸豐四年。照會暎酋自擇暎酋一人。

給予辛工。幫辦關務。稽察偷漏以來。稅課加增。著有成效。

今擬各口一律照辦。由總理通商大臣自擇。不准夷酋薦

引。庶久暫去留均聽我便外夷之虛實舉動亦可稍知梗概。再查出口絲斤。每百斤稅銀十兩。茶葉不論粗細每百斤徵銀二兩五錢。查天津條約。概定每百斤徵銀五兩。較之現在絲茶時價。茶葉每百觔祇應徵銀一兩。照舊減銀一兩五錢。絲斤每百斤應加銀四兩。每年約銷茶葉八十萬石。絲斤六萬石。則茶稅應行大減。絲稅所加無幾。彼此牽算。就各口額銷總數計之。每年約短徵銀九十萬兩左右。現與該夷再四爭辯。仍定照舊。兩不加減。於關稅不無裨益。

𠸄咭唎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前於九月間。貴大臣等到滬之際。本大臣曾以粵城情景。種種乖舛。貴大臣若不允以黃制軍。決為離任。並將羅龍蘇三紳。所奉權衡。亦必裁撤。按此行辦。則本大臣概不與議等詞。行文去後。疊接來覆。內以亟行入
奏。俟奉
諭旨。依議施行。恭錄轉送等語。遂此切據本大臣。即將攸關彼此克敦和好。立須酌定要款數節。先後措行會議。詎至久候
三月。請貴大臣按照前詞。奏到
諭旨。布為轉達。乃昨接覆文。所錄送寄

諭一道。詞旨總無必將黃制軍離任局紳裁撤之意。反見明飭貴
大臣等於此節作何施辦。
御旨毫不納貴大臣等所請。亦復昭然。頃又接南來信。粵城喚兵
在郊外遊行。稍無妨礙於人。突被鄉勇妄施槍礮。情勢一
至於此。本大臣意見已決。一則因貴大臣等奉
上命查辦事件之權。於粵城一事。顯見不足兼顧。此事無可再與
貴大臣等提論。一則一面行知粵城本國水陸軍門。即應
督率軍旅。在於廣東一省。各處任意巡行查閱。果有鄉勇
人等。膽為胡行相欺。從重懲辦。俟本大臣或承任大員進
京交付條約時。方得曉然粵事。如此是否。

皇上所准施行祇悉。則隨時置辦也。爲此須至照會者。

爲照會事。照得前於九月初五日。接貴大臣來文。內開所有兩廣部堂黄離任。及撤去羅龍蘇三紳之權。一俟奉到

諭旨。自當即速備文照會等語在案。今據南來信云。黄制軍仍執管五口通商之關防。並有該總局三紳。仍徵收軍需。招募壯勇之事。據報前來。合請貴大臣等將曾否奉到所候之

上諭示覆。又有南來鈔錄一紙。甚爲詫異。合併黏繕順附送閱。其

中所指

貴國

御裁。於外國暗立謀議。恒存攻擊之計。本大臣試想貴大臣等必

可以此紙為妄行假託君上之名即為照覆故無勞按其言語指摘詰駁也為此須至照會者

黏鈔

御極以來迄今八載江之左右長髮賊日見縱橫粵之東西紅頭匪時形滋擾天下紛紛匪蹤徧地現難次第廓清咯為安靖詎料暎夷又復肆逆盤踞粵東省城攻陷天津礮臺竟敢闖入內地逞彼兇殘神人共憤恣其荼毒土木皆冤境民居何止數十萬計耗國帑豈僅數千萬推其致亂之原實由用人不當撫馭無方以致生靈塗炭興言及此涕泣交并然所以委曲權宜准受該夷之和好者誠以

兵臨畿輔。逼近京師。干戈有驚擾之虞。萬姓有流離之苦。朕心不忍。寢食不安。故不得不俯如所請。以解目前之憂。現已著令梁同新馳赴通州。廣買木樁。於天津沿海一帶。相度機宜。妥為布置。務使防守之具。控制之方。一律悉臻周密。無令夷船得再駛入內河。是為至要。至粵東素稱忠義之區。曾經

宣宗成皇帝。頒給胡戴錫榮坊額。特諭褒嘉。該大臣羅惇衍等務宜仰體朕心。密為籌畫。暗中統率各鄉。在在廣為團練。聯絡激勵。聲氣相通。以挫外夷之勢。而振中國之威。不必官與為謀。止令民與為敵。即本省督撫及各該地方官員。亦

一概不必關會。以期機密而免洩漏。如此則勝固可以彰
天討。而敗亦不致啟兵端。庶幾數年來敵國外患。暫就乂
安。攘夷狄而尊華夏。在此一舉。卿其勉旃。毋負朕望。仍將
此次接准密諭之後。其應如何遵辦之處。飛驛馳遞。詳細
聲敘。迅速覆奏。毋稍玩延。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
桂良等又奏再臣等到上海時。查知黃仲畬尚在香港。當
飭隨員潘霨飛函促其來滬。以便探悉夷情。到滬後臣等
見其感激
聖恩。情殷效力。當詢以廣東之事。據云。民夷尚屬相安。惟紳士有
名無實。不能得力。與前運使潘仕成所稟略同。據潘仕成

衆稱廣東紳士。不能痛抑夷人。偶殺該夷素不要緊之人。
轉致夷人報復。燒壞民房。並殺百姓多人。實屬不值。臣等
因此次夷令未能遵照
內定章程辦理。心中常懷不安。當黃仲畬到滬後。臣等公同
商酌。飭令臣段承實密將
內定章程。面囑黃仲畬暗中探訪。如果可行。再行函商督臣
何桂清奏明請
旨遵辦。黃仲畬數日後回覆。據云。此層萬難照辦。蓋該夷本有欲
不納稅之意。若將此層向其宣露。必能樂從。而因此即欲
將一切條約。概行罷棄。非但難允。且恐該夷疑我背約。轉

致另生枝節。是以復行中止。仍照現在辦法。妥為籌辦。且據黃仲畬禀稱。此時若遽不理該夷之事。則一切消息。均須從旁人打聽。不如身在其中。事事皆能關切。臣等現已囑其暗中妥為襄助。

硃批。知道了。

庚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飭調之哲里木昭烏達兩盟官兵。需用馬匹。諭令理藩院咨行錫林郭勒。將孳生馬匹內。揀選二千匹。於來年正月十五日以前。送至熱河哨地牧廠。以備官兵騎用。茲據該都統奏稱。錫林郭勒距圍場較遠。前調馬匹。勢難如期到哨

等語。兩盟官兵。定於正月初四日起程。著常清。派員迎提前調馬匹。務令趕緊到哨。以備乘騎。如到哨在官兵已經起程之後。著即派員將馬匹分起徑解通州軍營。以免貽誤。

又

諭。本日因調赴天津之吉林。黑龍江等處官兵。已由各該處起程。業經諭知定福格綳額。以吉林兵一千名。暫在山海關駐紮。其黑龍江兵一千名。以五百名紮昌黎。以五百名紮樂亭。統歸格綳額管帶調遣矣。此項官兵到時。其應需口糧等項。著慶祺飭屬豫為籌備。屆時均勻放給。毋令缺乏。

又

諭前因海口辦防。諭令吉林黑龍江各調兵一千名均於年內起程。並令格綳額會同史榮椿於查看海口要隘後。格綳額即留於山海關所有吉林兵一千名。約計即可抵關。著定福格綳額傳知該帶兵官。將所帶官兵。即在山海關駐紮。其黑龍江官兵以五百名防守昌黎縣海口。五百名防守樂亭縣海口。並著格綳額相度要隘。飭令該帶兵官。分起前往駐紮。此項官兵。均歸格綳額統轄。務當嚴明約束。毋許滋生事端。其支應一切已諭知慶祺飭屬豫備矣。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等奏。馳進俄夷條約。並將歧異之處詳細黏簽。所有俄夷條約四件。另行檢出。覈對文內與中國不

符之處。黏簽與該夷互換。以免俄夷藉口。俄國學生晃明在津時。將俄文譯出。即派員復譯漢繙清。展轉數次。所以間有不符。其中有大同小異之處。是當時與該夷公同酌改。普提雅廷亦經有明畫押無詞。此次不肯互換。藉端欲請更正。天津原議。俟一年彼此再行互換。自當嚴加防範。不令他國聞知。誠恐有難於隱瞞之處。不得不據實直陳。現在參領張廷岳隨花沙納在津襄辦清文。此事即該員與晃明經手。今先遣其回京。惟道路過遠。行走恐難迅速。尚有工部郎中豫山前在津亦經隨同書寫。或即就近傳詢。亦可得其底細。

桂良等又奏。再連日𠸏酋額爾唫。總以未撤兩廣總督。及三紳局。嘵嘵不休。奴才等欲誘其商議各項要事。現在告知該夷。以聞得兩廣總督。近有欲自請進京陛見之說。又聞有將與他省對調之信。俱未見有明文。不知確否。何不暫且相待。該夷總難釋然。看此情形。若黃宗漢久在廣東。決不免於生事。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遵旨呈進俄夷條約。並將歧異之處。黏簽開單呈覽一摺。詳閱單內所開歧異之處。均屬有關。從前既經普提雅廷斟酌看定。始行畫押。則該夷此次狡賴。斷係恃無

質議。桂良現今在津與晃明同議之參領張廷岳。先行回京。當
俟該員到時。與之辯論。自必無從狡執。如其仍欲任意更改。即
不與之互換。原議本有一年之說。即俟上海事竣。再與理論。亦
不為遲。至另片所奏。必須撤去黃宗漢。暎夷始能帖服。試思中
國大臣。豈能視外夷之喜怒為黜陟。況欽差大臣關防已改授
何桂清。則海口通商事宜。已與黃宗漢無涉。至各省督撫辦理
地方公事。該夷豈能干預。著桂良等。向夷酋剴切曉諭。前因廣
東有偽造寄諭之事。已明降諭旨。桂良等接奉後。諒已付該夷
閱看。其抗同事宜。著仍遵前旨。竭力籌辦。毋再別生枝節。
一第二條內。該國自繙清文中。多遇有要事。向軍機大臣

大學士面議一屆。又漢文內。均照從前各國總例辦理一

語。該國自繙清文。係照今各外國所立總例守據。

一第五條漢文內。皆照中國與外國所立通商總例辦理

一語。該國自繙清文。係照俄國與外國所立之例辦理。

一第八條。因該國自繙清文內。贊揚天主教之說過甚。未

便照伊繙譯。是以與清漢文。通體話語。多有不符。

一第十條漢文內。俄國人習學中國滿漢文義。居住京城

一語。該國自繙清文內。係差往京師人等守據。又漢文內

不拘年分等句。該國自繙清文。係一面行知各該上司。不

拘時刻回國。一面另差人至京師代替等句。

一第十一條。該國自繕清文。運送物件。下有限一月送文所指地方。漢文內無限一月字樣。

一清漢文末尾。均有所議條款。俱照中國清文辦理字樣。該國自繕清文少此句。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三